

一次對話

過去二十年來，無論我在哪裡，每年都會與我的老師 Minuchin 會面一次。這個千山萬水的交談，對我十分重要。但是今年不一樣，有個叫糖心理的教育網絡，要把我們的對話在中國直播。

突然間，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。

老師真的老了，九十五歲的老人，剛剛失去他六十多年的老伴，一提起 Pat，就忍不住流淚！

但是他並沒有像我們以前預料的那樣過不下去，從大屋搬到一個養老院的獨立單位，他說：「這是有錢猶太人來等死的地方！」

他又說：「當你的配偶走了，走的並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你與他在一起的一個整體走了！」畢竟是一輩子從人際關係看事物的一代宗師，他眼中很少有個人存在。

很多年前他就說過：「為了維護二人世界，在婚姻中每個人都會失落一些自我。」他一向喜歡周遊列國，尤其想在死前到以色列去探望姐姐；但 Pat 怕他過勞，不讓他去，甚至代他推掉所有外來的邀請，讓他氣得半死。現在太太走了，他在傷心之餘，立即便飛去以色列探親。

前一陣打不通電話，以為他出事，原來他跑到墨西哥去作客。我擔心地問他：「你一個人去嗎？」他沾沾自喜，說：「是的！一個人去！人夠老，誰都會來幫我一把，我也學乖了，不像以前那麼逞強，任得別人來幫我！」

他一向愛玩，現在更像個老頑童，還像個無主獨魂，四處遊蕩？談到身旁再也沒有一個天天對話的人，他又泣不成聲。

我以前也見過老師下淚；那時我們正在寫第一本書，關於學習家庭治療的過程，其中有一個同學來拜師時，在黑板上畫了一個瓶子，說：「我是一只空瓶子，希望老師把我填滿！」Minuchin 完全不為所動，回應他說：「把空瓶子填滿，這絕不是我要做的事！」

那同學碰了一鼻子灰，十分生氣，但是幾經努力後，終於脫胎換骨，成為一個優秀的家庭治療師，卻在一次游泳時遇溺了。那次我們在整理他的故事，寫到瓶子藏滿了，卻像船一樣飄走了，老師就忍不住大哭起來！

這二十多年間，滄海桑田，身邊的人和物都產生很大變化。那天我很晚才到達，遠遠就看到他一個人坐在大堂前等我。多年來，他都會等我來訪，由起初靠著拐杖遙望，到現在依著手推車，每次都給我一種遠道回家的感覺。

這個直播，給我們帶來很大壓力，幾天來我們都為這件事發愁，天天都在談話，但是我們對互聯網是完全陌生的，怎樣坐在佛羅里達的家中，卻談一些讓中國觀眾覺得有用的話？打開電視看到的世界是殺機重重，美國的種族矛盾天天升級，法國尼斯的恐怖分子自殺式引爆又帶來傷亡慘重，跟着就是土耳其的

政變，螢幕上總是一片混亂，人群匆忙奔走。老人院的環境卻像個五星酒店，寧靜得讓人發慌。這裡住的都是八九十歲甚至一百多歲的老人，Minuchin 搬來不久，正在適應新環境，我們無法培養適當的情緒面對直播的挑戰。

商量了好久都無法決定題材，突然接到英國同僚來電，說是收到通告知道會有直播；我們更嚇了一跳，因為還沒有想通怎樣與中國的觀眾溝通，又加上英國的觀眾。真有點後悔接受這個邀請，我們的假期就此報銷了。

既然無法安心，決定看電影去。但是這裡地方廣大，沒有坐駕寸步難行。老師行動緩慢，卻要親自駕車到電影院。早年在紐約一起工作時就怕坐他的車子，現在更是觸目驚心。醫生已經叫他不要駕駛，但是他說：「醫生不明白老人家的需要，沒有車子，就等於沒有了腿！」

電影叫 *The Infiltrator*，也是一個驚心動魄、血肉橫飛的故事。讓我們的腎臟腺大大地提升，也暫時忘掉眼前的任務。

直播的日子很快就來臨，但是前一天從紐約飛來主持直播的厚愷老師，却因天氣問題飛機延誤，我們以為他需要帶來很多設備，正在擔心，沒想他只需要一台電腦，就把地球的兩極連接起來。我們其實在直播前一刻才決定，先由 Minuchin 成長的經歷說起，怎樣把父母親的聲音，以及日後其他重要人物的聲音，成為他內心的一種對話。因為他是那樣地不相信獨白，這也是他後來從心理分析轉變成家庭治療一代宗師的主因。

家庭治療不相信有個人這一回事，所有人都是關係網絡中的棋子，在各式各樣的互動形式中運作，往往就是這些過於固定的形式把人卡住了，讓他們只看到問題，卻看不到新的可能性。他認為配偶的對話，是夫妻關係的重要環節，一種互相補足。失去這屬於兩人獨有的對話，他正在學習怎樣再做一個單身漢，說到這裡，他又想哭了！

原以為一個半小時很長，但是話匣子一打開，還有太多說不完的話。

有人問：怎樣才是理想家庭？

他說：遇到矛盾是正常的事，理想家庭就是有修復能力的家庭！

據說有近十六萬人同時收看這個直播，我們都嚇壞了，也興奮極了。老師像孩子通過考試一般雀躍。

臨別依依，我們相擁而哭了。